

行走笔记▶

◀ 读史偶得

避讳轶闻

□王国华

小时候，一帮小孩子互相骂街，最恶毒、最容易让对方暴怒的办法就是提对方父母的名字。当时也不清楚原因，反正大家都是这样。等长大了才知道，这原来是一种传统的避讳文化。西方社会，孩子直接喊父母的名字，不算不敬。咱们这里，不但自己不能提，别人也不能提。不仅是父母的名字，爷爷奶奶、大叔大伯，凡是直系长辈，大家都尽量躲着。所谓为尊者讳。此外，一国之君、社会上的大人物的名字，也是敏感词。当然，现在没有这么严格的规矩了，但基本的忌讳依然存在。你不能一口咬定这是腐朽的文化，只要有人在乎，有人遵守，它就是一种规范。

因为避讳，历史上留下很多轶闻，颇值一谈。比如，中国的地名有些就是通过避讳得来的。汉文帝名刘恒，时人为避“恒”字，把北岳恒山改成了“常山”。恒者常也，同义不同字。现在浙江有个常山县，与此似乎没关系，但三国时人们提到赵云时，常说“常山赵云”，此处常山，应该就是指这座恒山。人们常把“京师”叫做“京都”，也有其来历。西晋景帝原名司马师，是司马懿的长子、晋武帝司马炎的父亲。为避开“师”字，于是有了“京都”一说。今日的南京，曾称为建邺，但西晋的最后任皇帝叫司马邺，于是南京又多了一个别称：建康。隋炀帝名杨广，当时的广陵改为江都。四川的文化名城阆中，原来叫做隆州，唐玄宗李隆基去世后，隆州就得绕道走，用了一个生僻的字——“阆”。唐代宗名李豫，豫章(今南昌一带)改称为钟陵，从此，豫章这个古地名消失了。这个唐代宗可是个有故事的人，戏剧《打金枝》中的皇帝就是他。名将郭子仪之子郭暧娶了唐代宗的女儿升平公主为妻。一次，小夫妻发生口角，郭暧气愤之下打了公主，公主哭着回宫告状。代宗不但没替女儿出气，反而教训了女儿一顿。他这个故事远比名字造成的影响大。今天的嘉兴原名和兴。三国时吴国太子、孙权的儿子名叫孙和，和兴改称嘉兴。晋元帝司马睿的老婆名郑阿春，当时的富春改称富阳，蕘春改为蕘阳。后来，蕘阳又改回蕘春，但富阳的名字沿用至今。

一些常用词汇也会因为避讳被改变。唐太宗名李世民，时人提及“世”，只能说“代”；提及“民”，皆曰“人”，原来设置的吏、民、礼、兵、刑、工等部委，“民部”(大致相当于今天的民政部加财政部)只能改称“户部”，并一直沿用到清朝。光武帝名刘秀，秀才改称为茂才。隋文帝的父亲名杨忠，郎中就不能叫郎中了，去掉后面的“中”，只剩下一个“郎”字，侍中改为侍内，中书则改为内史。晋高祖石敬瑭登基以后，姓敬的不好办了，他们不好意思或者不敢再姓敬，遂把“敬”字一拆为二，一为文氏，一为苟氏。

更有一些，子孙为避父祖讳，宁可篡改历史。司马迁的父亲名司马谈。司马迁在写《史记》时把赵谈称为赵同子，张孟谈称为张孟同。范晔父名范泰，他在写《后汉书》时，把郭泰改为郭太。

避讳太多，带来的麻烦也多。很多皇帝取名时都取相对生僻的字，就是为了少给百姓带来麻烦，其实这是皇帝们主动避百姓的讳，也是尊重传统的一种方式。

但凡事讲究个度，过了，就不好了。唐朝诗人李贺的父亲名李晋肃。李贺终生未参加科举，就是为了避开进士的“进”字。北宋宣和年间，常州知府徐申自讳其名。有个县宰向他汇报事情，说“已三状申府，未施行”，已经写了三次申请，还没回音。徐申怒道，你是个县级干部，怎么能不知道上司的名字，故意指名道姓侮辱之？偏赶上这位县宰是头倔驴，心想，我汇报的事情这么急迫你都不放在心上，还在乎你的狗屁名字，你算老几？便大声喊道，今日这个事儿要是解决不了，我会一直申诉到监司；再不管，申诉到户部；再不管，申诉到御史台；再不管，申诉到尚书省。申来申去，直待身(申)死方休！你想怎么样？敢打我耳光吗？徐申顿时傻眼。这回似乎装大了。

几次去杭州，都不凑巧，未能造访六和塔。日前，在浙江大学参加培训之暇，一个周末的午后，信步登上了心仪已久的六和塔。

杭州有三座名塔，曰六和塔、雷峰塔、保俶塔。鲁迅曾有名文——《论雷峰塔的倒掉》，真正的雷峰塔仅存遗址，现在的雷峰塔是建于2001年的伪文物，倒是六和塔、保俶塔还残存着历史的风霜。

虽然错过了观赏钱塘大潮的最佳时机，毕竟少了一分“黄金周”的喧嚣与拥挤，相反，却多了一分平日的闲散与从容。六和塔位于钱塘江北岸，月轮山南麓，北去西子湖不远。通过“六和听涛”的入口，沿阶而上，拐过弯去，一座千年古塔兀立于山水之间，伟岸挺拔，雄峙千云，雍容大度，气魄非凡。

六和塔高59.89米，外看13层，塔内只有7层。《西游记》里常说的“七级浮屠”，指的就是这座宝塔。从塔内拾级而上，凭栏远眺，滔滔东去的钱塘江与横跨南北的钱塘江大桥，构成了一座保障杭州高速发展的十字架或立交桥。宋代诗人董嗣果置身塔顶，仰观俯察，面对无垠时空，曾发出历史的浩叹：“阑槛倚云汉，身疑出上方。乾坤一指顾，吴越两消亡。海接空江白，山分落日黄。伍胥遗恨在，秋草隔沙长。”(《登六和塔》)另一位宋人何宋英，集中强调古塔的山水地理与吴越人文，他如同历史深处走来的歌者：“吴国山迎越国山，江流吴越两山间。两山相对各无语，江自奔波山自闲。风帆烟棹知多少，东去西来何日了。江湖淘尽古今人，只有青山长不老。”(《六和塔》)

一群由中老年人组成的外国旅游团兴致勃勃登上了六和

若有所思▶

从钢琴老师家出来，春夜正好，像件薄薄的黑绢衫子，亲密贴身。有路灯，把夜色稍微推开一段，是撸上去的袖管。

我一路问女儿小年课上学了些什么——遗忘与记忆同步，两小时内学到的知识就忘掉70%，为了达到最佳学习效果，必须立刻复习。我听完一堆“八分音符”(其实我也不知道那是什么)，叮嘱她：“要好好学习钢琴呀。”

她点头：“嗯，我长大了要当钢琴老师。”又说，“我也要好好学英语。要不然我去美国，大家听不懂我讲话怎么办？”

我老怀大慰，又加一句：“围棋也要好好学哦。”我们学围棋也快一年了。

她扭头问我：“为什么？”这应对出乎我意料，我一愣：“当然了，学就要学好嘛。”

她居然认真起来：“我又不想当围棋老师，去美国要下围棋吗？为什么要学好围棋？围棋有什么用？”

上一次被问类似的问题，是在新东方附近的茶餐厅，熙来攘往，隔邻多有洋人，外文单词单句混在中文的洪流里，像甜点上嵌的杏仁。与我同桌的是个十五岁的女孩子，托福刚考了113。我问：“听得懂？”她笑容里全是自负。

我一时多事，说了句：“其实你英文已经很好了，有时间可以看看古文、背背古诗词什么的。”

女孩诧异地看我，满脸都是那种“这人老糊涂了”的不

六和塔的传说

□安立志

六和塔的传说，并非都是导游的虚构，有些传说在这里已经物化。

螺旋阶梯，攀缘登顶，是要体力的。面对浩茫的钱塘江，蓊郁的月轮山，大自然是无须翻译的，但要理解这千年古塔的东方神韵，是否如同国人游览巴黎圣母院与凡尔赛王宫？六和塔景区，人文荟萃，胜景如云，不仅可以远眺浩荡江水，如虹长桥，片片风帆，苍翠青山，还可以聆听阵阵天风，声声塔铃，辘辘市声。即便来自客乡异域，一样不虚此行。

六和塔建于公元970年，当时杭州为吴越国西府，塔基原址系吴越王钱弘俶(后称钱俶)的南果园。钱弘俶舍园建塔原为镇压江湖。原塔于北宋宣和三年(1121)毁于兵火，保存下来的砖筑塔身是南宋绍兴二十三年(1153)重建的。通常认为，六和塔的名称取义佛教“六和敬”(即“戒和同修，见和同解，身和同住，利和同均，口和无争，意和同悦”)。又有一说，六和塔又名六合塔，取“天地四方”(东西南北天地)之意。

游览文物古迹，导游总会编出一堆离奇的故事与传说。六和塔也有一个“六和镇江”的典故。古时钱塘江里有一个性情暴躁的龙王，经常兴风作浪，淹没农田，或打翻渔船，人民怨声载道。渔民的儿子六和挺身而出，发誓效仿精卫填海，用石头填满钱塘江，不让龙王危害人间。六和扔了七七四十九天石头，终于降伏了龙王。后人为纪念六和，在月轮山上修建了

这座宝塔，并以六和的名字命名。不知杨子荣的土匪黑话“宝塔镇河妖”是否来源于此。

六和塔的传说，并非都是导游的虚构，有些传说在这里已经物化。塔身北侧，有三尊石雕，其一是“钱王射潮”。传说吴越王钱镠治理杭州，江边海塘边修边塌，钱王认定系江中潮神作怪，决定镇伏潮神。八月十八是潮神生日，钱王在江边部署万名弓箭手，潮水高涨之际，一声令下，万箭齐发，射死了潮神，修好了海塘。为纪念此壮举，人们把塘称做“钱塘”，江也成了“钱塘江”。

笔者近期撰写“水浒随笔”，也是此次六和塔一游的动力之一。因为六和塔另外两个典故，都来自《水浒传》。一是“智深圆寂”，说的是花和尚鲁智深随宋江南征方腊，驻扎在六和塔。一天夜里，忽听战鼓擂响，鲁智深提起禅杖迅速冲出禅房。和尚告诉他，这声音不是战鼓响，而是钱塘潮信，鲁智深恍然大悟，记起师父智真长老赠送他的偈语：“听潮而圆，见信而寂。”于是焚香沐浴，坐在法堂禅椅上。等到宋江来到，他已闭目圆寂了。

再是“武松出家”。鲁智深圆寂之后，宋江等人看望失去一臂的武松，要其随军回京接受朝廷封赏，武松对宋江说：“小弟今已残疾，不愿赴京朝觐。尽将身边金银赏赐，都纳此六和寺中，陪堂公用，已作清闲道人，十分好了。”宋江再三劝说，武松都不动摇，宋江只得“任从你心”了。武松自此在开化寺出家，后至八十善终。不过，史称六和塔在宣和三年(一说宣和五年)因遭兵燹已被焚毁，直到南宋才得以重建。而宋江等人南征方腊结束于宣和五

有什么用

□叶倾城



如果技能与谋生无关，如果知识不用来生存，如果它不是通往美丽新世界的桥梁，那么，它有什么用？

解：“为什么呀？英语、数理化、游泳，都是工具，将来用得着，古文……”她撇撇嘴，“有什么用”四个字不曾出口，用身体语言体现。

如果她是成年人，我可以理解这是粗俗的挑衅，但女孩一脸认真，我于是想了又想，说：“说一个你可能知道的诗人吧，纳兰容若——清朝官斗片对普及中国传统文化，还是有不可磨灭的作用的。他有一句诗：‘等闲变却故人心，却道故人心易变。’你也许会无意中听到，因为它的浅显，随意记下来，然后很快忘掉。你现在初三，马上面临分离，这么要好的，视为姐妹，以为是一辈子的好同学好朋友，会渐渐淡掉，总

有一天，你会惊讶地发现她们都变了。而她们说：不，是你变了。也许你心里会五味杂陈，感觉孤单，仿佛一刹那被朋友和时间同时抛弃。你有那么多感受，却不知从何说起、向谁、怎么说。你疑心只有你一个人经历过这一切。这时，你想起这句‘却道故人心易变’。于是，你明白了……文学的意义就在这里，说出你的心声，抚慰你的哀伤。我们脱离人猿已经数百万年，我们所需的，不止是工具。”女孩应该是听懂了，但，她听进去了吗？

如果技能与谋生无关，如果知识不用来生存，如果它不是通往美丽新世界的桥梁，那么，它有什么用？我尽量用小年

年九月，鲁智深、武松与六和塔的缘故从何说起？

传说只是传说，六和塔的确受过皇帝的青睐。清高宗弘历曾经六巡此塔。乾隆十六年(1751)，弘历首次登临六和塔，雅兴大发，竟然为每层题写匾额，曰“初地坚固”、“二谛俱融”、“三明净域”、“四天宝纲”、“五云扶盖”、“六鳌负戴”、“七宝庄严”。其实，在六和塔景区，乾隆皇帝的遗迹相当丰富，不仅有他题写的“净宇江天”牌坊(原件已毁，现为刘海粟所题)，塔身西侧的“乾隆诗碑”至今留存，北侧的“六和碑亭”里还矗立着“乾隆御碑”，镌刻着乾隆御笔《开化寺六和塔记》。

在现代史上，六和塔下还举行过一次旷世新锐的集体婚礼。1936年4月26日，三对走红影坛的上海明星：赵丹与叶露茜、唐纳与蓝苹，顾而已与杜小鹃，在六和塔下举行集体婚礼，取“六”位新人、百年好“合”之义。介绍人是郑君里、李清，证婚人是沈钧儒。沈老先生当场赋诗为贺：“塔影潮声共证盟，英雄儿女此时情。愿书片语为君祝，山样同坚海样深。”然而，三对夫妇后来都告婚变，时人戏称“六和塔下六不和”。当年在古塔之下参加婚礼的当事人，在时代洪流中经历了异样的人生。唐纳的新婚妻子蓝苹，日后成为祸国殃民的其他八人。因沈钧儒、杜小鹃亡故，唐纳、李清出国，得以幸免；其余四人——曾经欢笑一堂的好友，统统被逮捕、抄家、批斗。顾而已、郑君里因之丧命，赵丹被关押5年之久。

古塔无语，物是人非。只有青山依旧，江水长流。

能听懂的语言说：“围棋可以锻炼头脑，让你有逻辑能力和推理能力，这是所有学问和智慧的基础。”这是一个先天不足的答案，因为她可以追问：学问和智慧，有什么用？

连上了年纪的人都会这样抱怨：光电效应有什么用？三角函数有什么用？立定跳远有什么用？为什么要学这些没用的东西？有时他们是焦灼的父母，在质疑教育制度，而我，只觉得笑皆非。

天文有什么用？它让我们知道，我们的一生像微尘一样轻；美有什么用？刺绣或者音乐，带给我们的美感与惊喜，是擦过皮肤的颤栗；那些你一生用不到的冷知识有什么用？你了解雪兔一冬一冬地变色，即使你不想当猎人(我估计雪兔也是保护动物吧)，你是否会感到既轻微也巨大的悲哀：原来随机应变不过是与生俱来的智慧……甚至，眼泪有什么用？除了滋润眼部、让眼睛不会太干涩之外，它还可以洗净我们的灵魂。

所有无用的东西，都是有用的。

就像这一个美好的春夜，也许它真正的、唯一的用途，就是让万籁俱寂，它是宁静的布幕板，让小年有机会问出她的“大哉问”：有什么用。

她会用一生，慢慢找到属于自己的答案。

而在我自己的人生谱系里：知识最高，智慧最宝贵。美，就是美。正如爱情就是爱情。我爱这所有的无用之物。

■ 编辑：孔昕

■ 邮箱：kongxin305@163.com